

大阪毎日

拜文

刊月生

第四期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



北京風俗

關於臘八的話

陳蝶生

年華似水，歲月如梭，一年一度之臘八，當一轉瞬間，又屆「接續雪色... 臘八節之風俗，其源甚古，宋史云：臘八日，合衆國而齋之也。...

古者臘無定日，凡王者各以其行資日爲臘。漢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爲臘；唐水德，水衰於寅，故以寅日爲臘。...



作點染。惟不可用蓮子、扁豆、薏仁米、桂元，蓋用則傷味。更有用紅棗、桃仁等製成獅子，或用山查糕切作福壽等字，以見巧思。...

古今臘八節多，特錄數言，可以證明當年的盛況。宋蘇軾：「快燈香團，輕裘浴佛天。宋金安期：「聖聖聖聖果，香對類來香。...

苔岑詩壇

晏久下子和赴蒙疆

翠軒 吉田 景

萬里征鴻鮮酒蒙 燕京感概與誰同 方樓大障風雲變 坐嘆中原人物空 八達城高臨絕漢 大壘山環繞翠峰 層巒迭嶂事 回首知君望日東

哈爾濱途上作

大橋 杉溪 其

行客縱橫馬 馳車南北奔 亂鴉昏日野 枯柳覆村 天朗星州遠 雲迷朔塞昏 眼中皆戰馬 隨處形悲魂 曠野秋收了 長天掃落霞 辭筆看欲盡 平崗送無餘 松燒何人墓 柳遠百姓家 問年風力健 猶未屬黃沙

乙亥東坡先生生日丙子會同人年均六十宴集公園水榭祝分韻得在字

國

絕聖二年歲乙亥 公謫惠州將兩載 周甲已屆尚播遷 生反自甘付闕殆 愛子猶攜小斜川 和詩如舊老茶垞 綠衣同坐伴癡雲 素面洗妝過海 轉嘆蓬頭不能歌 蘭足從行曾未悔 小園用以掃人蟻 朱簾著影與生采

紀事

征馬途故主行

空谷 嚴部 莊夫

是歲移居合江樓 有時散步松風亭 有詩約客將羅浮 燕支初食對天笑 子由賦詩以石甚 增修兩作皆屏屏 吁嗟公獨歐陽公 當繼韓范揚極極 曾蒙聖王歡奇才 命官磨墨墨羅及 和陶未得歸榮桑 酒杯似夢筆如神 興也休忘踏國規 及至學宗精太師 丙吉於公滿在民 焉夢得與謝子相 後身誰更足窮腸 眉山終古色常青 諸君六十倘猶暇 先生九日仍勝在

征馬途故主行

空谷 嚴部 莊夫

翻卷劍氣范星文 樽俎折衝能斷紛 健筆深沈容肅策 乾坤蒼蒼制風雲 呼盧自啖香無匹 扛鼎元知力萬斤 板復故邦何血及 須看不戰有降勳

山海調

竹雨 土屋 久

鏡劍揮沙渡 部伍各統營 健兒識馬聲 萬松出見之 曾憂在羊羨 區馬馮就主 十年共出塵 一朝生別難 從軍各天賦 雙鏡氣相植 健兒歡且喚 馬隨亦洽洽 左手揮其旆 頗與面相照 有似母子過 喜極涕雙飛 生死爲得和 別來一微歎 今夕暫相對 明前又隔城 不得共苦戰 但須俱努力 語多則不會 愛深則何遺 觀者爲嗟否 懸懸難有日 人焉我相感 羣羣寧可早 視敵亦如新 羣羣寧可早 羣羣寧可早

吉林北山嶺江關

同

不見辨頭嶺花 散放冷煙甚大疑 畫中讀得江南景 一帶青山似謝家 得美孫女史書賦寄 或問關山歲月深 飛鴻一夜幾清音 美人憶遠知無恙 欲採江蓠寄我心

的結果，終於決心將這個感情告訴我。我體諒了他的意思，就將紙包接受了。這紙包裏面包着一盒全鵝牌的香煙(Coed's Brand)。我自己雖然不抽煙，但當拿到這個煙盒時，映入我眼中的是再沒有比這更美更麗而且使我感到愛慕的金色的兩隻鵝，外廓的四周，以及外國文字的(Coed's Brand)在黑暗中微弱的放光。當我觸到這盒柔軟的煙盒時，我是發了一跳。像觸到那似的情緒的觸動的兵，向我說了一聲：「一切拜託。」之後，好像是完了重大任務的偵查敵情的兵，連腳步亦輕鬆起來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雖然這並不是太不了的依前品，但稍多的使我的為難起來，我也知道這在一個缺乏時期，一盒的煙要比早天的油鹽還要受到兵士們的歡迎與狂喜，可是我所煩惱的是用什麼方法才能來很自然的送到兵士們的手中。長着鬍鬚的兵在臨走時曾接連三眼想小似叫我絕對不可洩漏他的名字。兵士們誰亦知道我不是喫煙的，我如同不知所措的懷抱着高價的寶物似的，將一盒全鵝牌的香煙悄悄的放進了軍服的口袋中，不久又在戰場中睡下了。仰望看夜的空中時，但見無數的星々如同要降落的發着燦爛的光輝，而兵士們的鼾聲和咬牙的聲音亦微弱的可以從四下裡聽到。我在稻草上翻轉反側了多次，久久不能成眠。突然將眼睛睜開來看時，只見黑漆漆的一個擠着一個的兵士們的姿態，又可以看見抽煙的紅色的火光在空滅着。我的胸中感到不勝的感然，又重復的看了火光一下。

到了早晨，在已經感到貧窮的貯藏品中，又加上了貴重的一盒全鵝牌的香煙的事情，至極不用操心的很容易的成就了。兵士們得到了這個莫大的收入而高興起來。在與後方連終不充分的戰場上，這個不可思議出現，所帶那都沒有出來光明真相的。我將煙從背囊中取出來：「呵！居然就這了，還有一盒煙忘記在裏邊了。」一面這樣的說着，一面若無其事的扔到大家的面前。我因為是不喫煙的緣故，



· 抽煙分家大來出拿煙香數少的下能我他們士兵 ·

的緣故，所以誰亦不會疑心到不喫煙的人會在背囊中藏香煙的。在起初我看見那長着鬍鬚的兵有些志志不安似的，終於很安堵似的發出了光輝。我們面對面的互相的微微一笑，那個兵好像是一跳似的臉上露出莊重起來，他用眼睛偷偷的向四周掃視，看不是有人不注意他似的。在歡送的哄笑聲，金鵝牌的香煙盒移交管理部的倉庫裡去了。一個上等兵專任一切的保管與分配，他既是管理部長。所謂倉庫是在戰場中用破爛的木片作成的如同啤酒箱似的東西，在倉庫的頂上並列的擺着煙捲，那煙捲就是在那天冒雨作戰而淋濕的。中央如神像般的祭祀着那盒全鵝牌的香煙，兩隻鵝在存大的陽光下放出燦爛而輝煌的金色的光輝。受兩玩笑的兵士們拍着手崇拜着，發出了很大的聲音大笑起來。原來兵士們平素因為各人的性格不同的關係，多少有些齟齬的時候，在戰場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不是大家不和睦，但是為着因各的一點小事而發出大聲來，或者是某酒醉打起來的事情亦並不是沒有，可是他們現在來到戰場之後，無疑的並不是只是煙捲的一個原因，他們拋棄了一切敵視的心理，由於煙捲更深刻的連結起來了，因此不得不使我對着這些兵士們的姿態含着一包眼淚，用着虔敬的態度跪望着。不久之後又由後方運來多量的香煙。兵士們現在是有着豐富有餘的香煙了，可是當他們評定煙捲的味道時，他們都說這並沒有幾日煙捲缺乏時所抽到的味道那樣的好，而其實他們現在所抽的是最新鮮而上的煙。無疑的這大概並不是用舌頭所能辨別出味道來的。他們在口袋中雖然藏着豐富的煙捲，然而他們並不胡亂的抽吸，他們在這個沒有不自由之中，仍舊做出莊重而有些缺少什麼似的。有一天晚上，在營中，突然在寂於步哨線的地

士兵與煙香

著 平 萃 野 火
譯 盛 業 吳
圖 插 彦 李



· 他他的着煙香列就上頂的庫倉在 ·

而且說到掃蕩戰的話，就以爲是用掃蕩掃蕩士的這種容易。從內地寄來的信上常常這樣說：「此後將進於討伐或者是掃蕩的階段了，大概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的事情罷！」一般的人對於討伐的觀念抱着這樣的偏見，而兵士們自己亦往往這樣的想。但是以我看來，雖然並不是不得了的事情，然而沒有此討伐再困難而需要多數勞苦的戰鬪的。在我們屢次的經驗上，反而是討伐的時候需要苦戰，而要多數的犧牲。做兵並不是三個五個在一塊地動着，雖然說是取賤兵，而實質上與正規的軍隊並不兩樣。他們亦構築了堅固的陣地，亦携有機關鎗與迫擊砲。所以討伐戰常常是壯烈的戰戰。我原來在這裏目的的是要說本題的事情，不過我借着這個機會希望大家將對於討伐的誤解來修正一下。就如以上所說的樣子，我們的部隊在中部中國的山谷中，與敵兵的大部隊衝突起來，這苦戰幾乎是難以用言語來形

容的，但是這裏要說的目的是不是來談關於戰鬪的經過，所以不多贅言。我們與敵兵不知對峙了多少日，每天在戰鬪中過生活。我們漸漸的開始陷於糧食的困難了，同時又漸漸的開始煩惱着煙捲的缺乏起來。而天不我祐，終夜的竟是一夜兩次發生戰鬥的緣故，沒有這些損害已感到缺乏的香煙不此幾乎完全陷於絕望了。兵士們將殘餘下的少數的香煙拿出大家分着抽。一枝煙兩個人或者三個人抽，甚至於一枝煙十個人輪流着抽。最後有人提議將每個人所有的煙全部都拿出來定下最小限度的吸煙量，儘可能維持長時期的供給。因此各人所分得的煙或感不足或感有餘，這一個發明。或者有人以爲是算術術似的，然而實際上這一個算術才能發揮價值。普通一日有喫一盒煙的人，亦有喫兩盒的，這調和似乎用這個算數式子到底不能來解決似的，然而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障礙，用友情來解決了一切。於是如此此的在戰場中混過了若干日，某一天，一個兵突然的吶喊起來，終於吶喊大哭了。我們都被他觸了一跳，就爭着問他哭泣的緣故。那個兵深深的低着頭，一面口口聲聲的說：「請你們不要生氣，請你們聽我想我這！」一面仍是吶喊不止。我們問他說這個理由時，好容易他才將頭抬起

來，他要求我們先允許聽他所做的不信任的態度，不論是什麼事情，否則他因爲是太恐懼了的緣故不敢向大家來發表了。我們終於允許了他，他於是轉變爲喜，一五一十將自己把煙捲藏起來的話告訴我們。原來他是一瞬間亦不能沒有煙捲的人，因此那天在更更煙捲的時候，自己雖然知道這樣做是不好，但仍舊將少數的煙捲藏在衣袋中沒有拿出來，可是當他看見這些人們在這個戰場上，僅存依賴着少數的煙捲來生存的時候，自己受到良心的呵責，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將話說完之後，就從衣袋中將四五枝已經獲得粉碎的煙捲取出來。同時他如同放下了重荷似的，面部的表情轉而變爲很明朗了。而藏匿煙捲的人並不是他一個人，自他告白之後，犯了一個一個的出現了。他們亦如最初的共同樣的流着眼淚來向大家謝罪，後來自白的這三個兵，很惶恐的從口袋中掏出來的煙，使個人亦不過是數枝而已。一時有些兵士的在思慮的，但終於原諒了他們，而發着因爲看見貯藏量的增多而歡喜起來。和氣融化的兵士們之間，至此更感到緊密的融和了。那一天我們亦受到敵人的洗禮，但在夜更深，我正朦朧的要入睡的時候，忽然被一個兵喚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滿頭汗珠的人在黑暗中發着微弱的向四面張望着，幾乎是氣喘吁吁的，用着低低的聲調在喊我：「排長！有些事情需要懇求您。」我向他是什麼事情，他就交給我一個小小的紙包，一面說：「我亦藏着一些煙捲。」事實是這樣的，今天白天的事件的當時，他亦在場，但因為他太情情的緣故，所以沒有在大家的面前告白出來。可是怎樣想怎樣覺得自己所藏匿的煙捲這樣的拿若是不應該的，然而又沒有向大家宣佈的勇氣，在窮於措置之



名人家庭訪問記

抱樂天主義的人生觀

八男二女承歡膝下

北京中央廣播電臺 周大文先生

華 秀

中日名人

誰都知道，這是一位樂天主義的人物——前北平市長周大文先生，沒有一件事，在他看起來是難辦的，就是今日大家認為最難辦的「中日合作」問題，他竟大膽的說：「中日合作是不成問題的，祇是權益的支配與商爭奪而已。」這樣的話，很少人說過的，或者可以說沒有人！

現在的周先生是北京中央廣播電臺臺長，以其精明過人的魄力與思想，使現在的廣播事業比較以前進步得多，然而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高大的身材，爽直的談風，沒有一些表現他是南方人！原籍江蘇無錫。

獨一的孩子，這也許是因爲他自幼生長在北方的原故。不如此，他說的話是滿口「天津話」，正因爲天津是他的生長地。民國二年他在天津讀書一段落時，正想來北京投考大學，但是恰巧這時遇見張大帥（作霖），聽說他還要念大學，便對他說：「大學念不念都可以，乾脆跟我到東北去，做參事，見識見識比什麼都強！」他聽着這句話很有道理，便結束學校的生活，開始進入了社會。

在東北的十八年間，他成就許多事業，以他年青能幹的手腕，能够榮任東之三省軍政監督至八年餘之久，又任本溪湖鐵礦公司總經理三年，民國二十年到北京來做了兩年北平

市長和兩年開羅商務局督辦。雖然現在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年紀，但是其精神，健談並不爲之減色的。

周先生的私邸，是在東四八條，一所廣大的中國式房子，客廳內的裝飾佈置也都是中國古式。據周夫人說主人是一個磁器的愛好者，所以在這間客廳裡，有的是古磁器，舉凡桌上，牆間，甚至於棋桌底下，滿擺着這些古蹟。還古玩磁器，遊古玩磁器，也是周先生的消遣之一。

說周先生是一位健談者，一些也不錯，他絕不會對面的客人到沒話可說的時候。除了他對時局有深切的認識與大膽的批評以外，無論你再說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能和你

談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不用不着你去翻開他的問他，他自然會把你所要知道的全告訴你。他喜歡用「爲什麼這樣呢？」這一類的話，來加重他談話的重要點，同時他代替了問者所要問的話。

周先生的家庭，自夫人以下有八位公子，兩位女公子承歡膝下，兒女的教育費，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無論誰見了方在中年上的周先生便已經有身量過自己的兒子在身旁，怎麼不說是有造化呢？其長子長英君（現在農學院），次子長英君（曾在日本東京鐵路講習所）都是愛好運動，尤其是游泳。周先生曾數次參加全國及華北運動會，長是君並於前年代表中國參加柏林世界運動大會；其次便是三子長鳴（在滬支高中）；四子長山，五子長海（在青英中學），六子長江，七子長河，八子長洲及長女長卿，次女一均在襁褓中。

星期六是他們家庭聚會的日子，無論誰都要在家的，據說這是熱鬧的日子，父母子女聚於一堂，什麼好玩的遊戲都要玩一玩的。對於娛樂，周先生幾乎無一樣不精通，他還唱得一口好二黃，前幾年他有時登臺唱戲，在奉天的時在公餘俱樂部裏扮演那排排舞習的青衣，博得贊聲不少。他說：「我的主張是

這現象也是顯示中國學生的社交性吧。

桐崎：我在北京也住得很久，所以情形很熟悉；北京的舞舞舞終究非東京可以比擬。我們雖然對於跳舞，似乎沒有什麼興趣，但是在北京自然就漸漸會跳舞。這也是因爲受到中國人社交性的影響的吧。其次，關於留學生的眼中所反映的日本，日本人與日本精神，無論誰位任何一人就其感想。不過，我想最近來到日本的人，對日本的印象是最新的。不知道最近來到日本？（有喊出「黃先生」的位）



張家誠：我來日本，還未到四個月，所以不會說日本話。（以下用中國話）我是由友人的介紹，住在如今的房子。房東原是陸軍少佐，富有軍人的精神；其夫人與我絕對服從他的話。可是他原來是溫和氣派的人，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惡感，幾從房東的吩咐，禮貌方正而過着有規則的生活。房東夫人看家，同時也嗜好茶與花。這是很高尚的嗜好。她是沈默寡言，祇不過說「早啊」與「休息啊」這些話而已。（笑答）這種簡單的話，我也聽得，所以不能從她學得一點兒日本話。（笑答）



自今愚：我是由中國回教團聯合會特派爲第一期的留日研究生，來研究日本的回教事情。我與日本的回教徒頗有接觸，但一般關於日本却沒有綜合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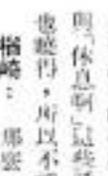
譯：那麼，在巴黎留學很久，且得了索爾芬(Sauvonne)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張不行先生，既然出席我們這個座談會，現在請他談一談日本與歐洲的比較觀。



張不行：（用中國話）我在歐洲住了五年之久，最近才到日本來的。我深深感到歐洲的思想是物質文明主義，反之日本人的思想是東洋的理想主義。我想歐洲人雖主張和平主義，但他們的決心不過回避那有破壞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之虞的戰爭而已。他們都抱着理想生活程度的低下及生活方式的變

化的享樂精神。可是，日本人無論在思想上或精神上，都是理想主義；他們的生活模式雖單純，但思想却非常豐富。因而行動也離開了物質上的思想。這是日本的，同時也是東洋的。在這點，日本人的思想與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共通的地方很多。我來到日本，能够知道這層事情，我非常愉快。

桐崎：請大家對於公寓及日本的家庭發表感想。現在先請居住於日本家庭的張家誠先生談一談他的感想。



張家誠：我來日本，還未到四個月，所以不會說日本話。（以下用中國話）我是由友人的介紹，住在如今的房子。房東原是陸軍少佐，富有軍人的精神；其夫人與我絕對服從他的話。可是他原來是溫和氣派的人，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惡感，幾從房東的吩咐，禮貌方正而過着有規則的生活。房東夫人看家，同時也嗜好茶與花。這是很高尚的嗜好。她是沈默寡言，祇不過說「早啊」與「休息啊」這些話而已。（笑答）這種簡單的話，我也聽得，所以不能從她學得一點兒日本話。（笑答）

桐崎：那麼，你請她多說一點兒話就好了。

譯：中國的學生大概初住在日本的家庭時，因爲日本的家庭太嚴格，太規則的，所以他們感覺很不自由。尤其是他們感到婦女的地位非常低微，勿寧引起他們的反感。可是，他們漸漸地爲房東的精力與和氣所感動，雖婦女在外面似乎地位很低，但這是日本的禮德使然。他們知道日本婦女在精神上也非常端正，則漸漸地受到很大的教訓。中國學生最初來日本，都很佩服日本的風景與文化設施，但理解其家庭的生活，總須相當的時間。（誰也

不回答）那麼，有沒有人住在Bunko（分租之屋）？

數人：Aunt太貴，所以不常住。我們與公寓的主人彼此不過有物質上的關係。我們大概租房間住，而在外邊吃飯。



桐崎：博先生過着怎樣的生活？



博：我租野家兩的三樓六層的房子居住，每月房租九羅（美金）。祇有天婦兩人，是非常和氣的人。環境很清靜，適宜於用功，所以已住四年了。早晨是在學校的飯廳吃的，祇在晚餐，中午則吃三十錢的小食或其他東西。晚上則到神田近邊的中國飯館吃飯。



白光：我是住在中國朋友的家裡。我最初住在日本人的家庭，祇吃日本菜，但現在祇吃中國菜了。

桐崎：請位對於娛樂怎樣

小林：喜慶與松竹的歌劇，諸位很喜歡吧。（一同點頭表示贊成之意）

桐崎：時間費得很多，我想慢慢地結束這個會。我本擬請諸位逐一發言介紹各校的學風及入學方法；不過因爲沒有時間，所以不得不作罷論。而具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商科大學，

來到這世界上不要白來一趟，什麼好玩的都要玩玩才好。」這種樂觀主義，在奔忙於做官的人物中是極少見的。雖然他一天很忙，每天辦公事到下午五六點以後才能回家，但是他對於孩子的教育不放鬆的，在家裡特為孩子們做了一間化學研究室，他說：「叫他們自己去研究吧！孩子們對於這些是很有興趣的。」

對於世界的大勢，他有清醒的眼光，他說：「今日的局面，是我早料到的，在東北的時候，我們就常談到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早料到如果不攜手合作，必有不可避免的戰爭發生，我記得那時還寫一篇很長的意見書，闡述我的意見。我敢說中日不合作，東亞不能和平的，要想倚仗歐美人的同情式援助來調解東亞，使之和平，這是不可能的，歐美究竟離中國太遠了，何況歐洲大勢還在危局呢！為什麼中日要合作？為什麼我們要共同去抵禦白種人的侵入，這是很簡單的，西洋的物質文明，科學文明，已經可以說達到最高峯了，所以，他們的目光便轉到太平洋的西岸來，尤其是在注視着這大中國的這塊肉。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早已被人家聰明的經濟侵略法來侵略了，如今反到希望西洋人來援助我們，豈不笑話？」

有很多人說，日本來和中國講親善是假的，來吞併中國倒是真的，這簡直是笑話，日本的進兵是近七十的事，國家之小，是難得知道的，中國是數千年的古國，沒有怎樣的變化，可是近幾十年來在思想方面變化的很快，已經開始向近代國家的途程中邁進，可惜我們過去領導者受他們一部份引入般途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再說日本因為近年人口增加，感覺物資的缺乏，生產過剩，不得不向大陸進展，得一些進注，是不可否認的，這不但與中國無損并且有益，亦非要求吞併中國。



周大文先生與夫人及次子周英君

又有人說日本不希望中國成為強國，這是什麼話？現在正是我們東亞共同携手去抵禦西洋人來侵略的

時候，難道日本人願意和一個沒有力氣的朋友攜手合作嗎？他們當然願中我國和日本一樣的強，才有力

量去抵外呀！中日兩國國民性的彼此了解，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中日親善說了多少年還不能成功，反倒愈來愈僵，這責任，兩國的國民都應負的。」周先生的希望是目前最切要的是達到國民間的彼此了解而深知，日本人不要拿他們的眼光來看中國人，中國人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見去貶低日本人，然後才能講親善，講和平。這話是無人否認的吧！

古林兒

月光皎皎的爬上枕邊，
打開了我的窗，
替下些愁悶孩子，
把我的心跳停了！
顫抖的心
任憑你的傾訴吧！
別吝惜了我的心，
姑且聽！
你可知我的血在奔騰！
× × × × ×
讓它西風的嘲笑！
× × × × ×
那是地獄夢似的一聲，
然而姑娘
小心些
× × × × ×
它會偷走了你的年華
× × × × ×
休再說——
個中滋味吧！
水不飲他在流嗎？
何妨把這日子，
暫且擱在交杯路口，
請你止住我心頭的顫抖！

名人家庭訪日記

抱樂天主義的人生觀

八男二女承歡膝下

北京中央廣播電臺 周大文先生



誰都知道，這是一位樂天主義的人物——前北平市長周大文先生，沒有一件事，在他看起來是難辦的，就是今日大家認為最難辦的「中日合作」問題，他竟大膽的說：「中日合作是不成問題的，祇是權益的支配磋商平等而已。這樣的話，很少人說過的，或者可以說沒有人！」

現在的周先生是北京中央廣播電臺臺長，以其精明過人的能力與思想，使現在的廣播事業比較以前進步得多，熱鬧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高大的身材，爽直的談風，沒有一些表現他是南方人——原籍江蘇無

錫上的孩子，這也許是因為他自幼生長在北方的原故。不俱如此，他說的話是滿口「天津話」，正因為天津是他的生長地。民國二年他在天津讀書一段落時，正想來北京投考大學，但是偏巧這時遇見張大師（作霖），聽說他還要念大學，便對他說：「大學念不念都可以，乾脆跟我到東北去，做軍事，只識見識比什麼都強！」他聽着這句話很有道理，便結束學校的生活，開始適應了社會。

在東北的十八年間，他成就許多事業，以他年青能幹的手腕，能榮任東三省軍政監督至八年餘之久，又任本溪湖鐵礦公司總經理三年，民國二十年到北京來做了兩年北平

市長和兩年間繼續務局督辦。雖然現在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年紀，但是其精神，健談並不為之減色的。

周先生的私邸，是在東四八條，一所廣大的中國式房子，客廳內的裝飾佈置也都是中國古式，據周夫人說主人是一個磁器的愛好者，所以在這間客廳裡，有的是古磁器，舉凡桌上，牆間，甚至於棋桌底下，滿擺着這些古董。還古玩鋪子，擺古玩，也是周先生的消遣之一。

說周先生是一位健談者，一些也不錯，他絕不會與對面的客人到沒話可說的時候。除了他對時局有深切的認識與大膽的批評以外，無論你再說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能和你

談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不用若你去討教開底的問題，他自然會把你所要知道的全告訴你。他喜歡用「為什麼這樣呢？」這一類的話，未加重他談話的重要點，同時他代表了周家所要問的話。

周先生的家庭，自夫人以下有八位公子，兩位女公子承歡膝下，兒女的教育費，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無論誰見了方在中年上的周先生便已經有身量高過自己的兒子在身旁，怎麼不說是有造化呢？其長子長星君（現在農學院），次子長英君（曾在日本東京鐵路研究所）都是愛好運動，尤其是游泳家。周先生曾數次參加全國及華北運動會，長星君並於前年代表中國參加柏林世界運動大會；其次便是三子長鳴（在滬文高中）；四子長山，五子長海（在青英中學）；六子長江，七子長河，八子長湖及長女長卿，次女——尚在襁褓中。

星期六是他們家庭聚會的日子，無論誰都要在家的，據說這是熱鬧的日子，父母子女聚於一堂，什麼好玩的遊戲都要玩一玩的。對於娛樂，周先生幾乎無一樣不精通，他還唱得一口好二黃，前幾年他有時登台彩唱，在奉天的時在公餘俱樂部裏表演那惟妙惟肖的青衣，博得贊聲不少。他說：「我的主張是

